

《146기 夏季講座》 - 2020년 7~8월

漢詩史의 라이벌

시화로 읽는 한시

강사 崔 植

목 차

1. 詩話란 무엇인가	—	品評	:	內容				
-----				1				
2. 中原에 名聲을 떨치다	—	崔致遠	:	朴仁範	:	朴寅亮	-----	6
3. 運命을 詩句와 바꾸다	—	金富軾	:	鄭知常	-----	13		
4. 壯元의 자리를 다투다	—	金仁鏡	:	金君綏	-----	19		
5. 시는 시인을 곤궁하게 하는가	—	林椿	:	吳世才	-----	23		
6. 用事와 新意로 優劣을 겨루다	—	李仁老	:	李奎報	-----	30		
7. 詩才로 危機를 벗어나다	—	李齊賢	:	李穡	-----	35		
8. 스승의 말 한마디에 원한을 품다	—	李崇仁	:	鄭道傳	-----	43		

① 詩話란 무엇인가 - 品評 : 內容

① 今之詩人評曰：“兪文安公升旦，語勁意淳，用事精簡。金貞肅公仁鏡，凡使字必欲清新，故每出一篇，動驚時俗。李文順公奎報，氣壯辭雄，創意新奇。李學士仁老，言皆格勝，使事如神，雖有躡古人畦畛處，琢鍊之巧，青於藍也。李承制公老，辭語適麗，尤長於演誥對偶之文。金翰林克己，屬辭清曠，言多益富。金諫議君綏，辭旨和裕。吳先生世材·安處士淳之，富瞻渾厚。李史館允甫·林先生椿，簡古精雋。陳補闕澤，清雄華靡，變態百出。此皆一時宗匠也。”（崔滋，『補閑集』）

② 余以臆見，妄論勝國與本朝之詩曰：“麗代之雋者，如朴小華寅亮之丰亮，郭眞靜輿之玄閒，金文烈富軾之矯健，林西河椿之奔放，金老峯克己之醞藉，李銀臺仁老之要妙，兪文安升旦之巧密，吳玄靜世才之砧硬，陳翰林澤之流麗，金英憲之岱之騰蹕，洪舍人侃之穠麗，李稼亭穀之厚醇，鄭雪谷誦之纖美，僕近思遜之哀抗，李樵隱仁復之詳穩，鄭圓齋樞之平鋪，金惕若九容之苦叟，李牧隱穡之渾博，鄭圃隱夢周之豪暢，李遁村集之安寂，李陶隱崇仁之精鍊，元文定松壽之冲確，各造其妙，而至於色韻之精雅，當以李益齋齊賢爲宗，聲律之清新，當以鄭司諫知常爲主，氣力之雄壯，當以李文順奎報爲冠。”（南龍翼，『壺谷詩話』）

③ 息菴金相公錫胄，嘗取東方詩人，自羅·麗至我朝，各有品題。其評曰：“文昌侯崔致遠，千仞絕壁，萬里洪濤。樂浪侯金富軾，虎嘯陰谷，龍藏暗壑。知制誥鄭知常，百寶流蘇，千絲鐵網。雙明齋李仁老，雲屏洗雨，水鏡涵

‘作’·‘漲’二字，皆未圓，當是‘添綠波’耳。(李齊賢，『櫟翁稗說』)
 大同江，是西都人送別之渡，江山形勝，天下絕景。鄭舍人知常<送人>云：‘大同江水何時盡，別淚年年添作波。’當時以爲警策。然杜小陵云：‘別淚遙添錦江水。’¹⁾李太白云：‘願結九江波，添成萬行淚。’²⁾皆出一模也。文順公於祖江送別云：‘舟將人遠心隨去，海送潮來淚共流。’³⁾言淚雖同，意或小異。(崔滋，『補閑集』)
 ○ 鄭司諫大同江詩：‘雨歇長堤草色多，送君南浦動悲歌。大同江水何時盡，別淚年年添作波。’燕南梁載，嘗寫此詩曰：‘漲綠波’，益齋先生曰：“‘作’·‘漲’二字，皆未圓，當是‘添綠波’耳。”以予謏見，此好用拗體。又少陵<奉寄高常侍>，有‘天涯春色催遲暮，別淚遙添錦水波。’‘添作波’之語，大有本家風韻，又有來處，恨不得見本藁耳。(徐居正，『東人詩話』：成涉，『筆苑散語』)
 ○ 高麗鄭司諫南浦絕句，卽海東之渭城三疊也。末句‘別淚年年添作波’，一作‘添綠波’。益齋以爲當從‘綠波’，四佳又以‘作’字爲勝。按沈休文<別賦>曰：‘春草碧色，春水綠波。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?’⁴⁾鄭詩正用沈語，‘綠波’不可易也。(金萬重，『西浦漫筆』)

<參 考>

○ 余竊謂：牧隱‘長嘯倚風磴，山青江自流。’⁵⁾之詩，可謂李風磴。鄭知常‘大同江水何時盡，別淚年年添綠波。’之詩，可謂鄭大同。崔斯立‘眼穿落日長程晚，多少行人近却非。’⁶⁾之詩，可謂崔眼穿。申企齋‘江路火明聞犬吠，小童來報主人歸。’⁷⁾之詩，可謂申江路也。(魚叔權，『稗官雜記』)

1) 杜甫，<奉寄高常侍> 8句。
 2) 李白，<流夜郎永華寺寄瀋陽群官> 5·6句。
 3) 李奎報，『東國李相國前集』 卷15，<祖江別> 3·4句。
 4) 江淹，<別賦>。
 5) 李穡，『牧隱詩藁』 卷2，<浮碧樓> 7·8句；『東文選』 卷10，李穡，<浮碧樓> 7·8句。

○ 大同江又有三峯<江之水辭>⁸⁾·鄭知常‘雨歇長堤草色多’之詩，若使倪龔見之，未必不與李·卞之作同其嘆美也。(魚叔權，『稗官雜記』)

○ 前朝各體中壓卷之作，五言律則牧隱‘昨過永明寺’⁹⁾，七言絕則鄭知常‘雨歇長堤草色多’，已有定論，而七言律·五言絕，則未有所屬。無已則陳渾之‘小雨朝來卷細毛’¹⁰⁾，李文順之‘山僧貪月色’¹¹⁾乎？

(南龍翼，『壺谷詩話』)

○ 關西一路，平時題詠蓋多矣。華使至則一切撤去，唯留牧隱<浮碧樓>·鄭知常<大同江>兩作而已。許天使國浮碧樓詩有云：‘門端尚懸高麗詩，當時已解中華字。’略無贊美之語，而但曰解字，豈有所不滿而然耶？(李晔光，『芝峯類說』)

○ 凡詔使之來平安館驛，東人詩板一切拔去，只留大同江船亭，鄭知常‘雨歇長堤草色多’之詩。湖陰云：“牧隱之<浮碧樓>詩：‘昨過永明寺，今登浮碧樓。城空月一片，石老雲千秋。’云云，妙絕動人。倪天使頓足稱賞，此不及鄭詩乎？亦留而不去。”(權應仁，『松溪漫錄』)

○ 我國西京，有江湖樓觀之勝，士女絃管之娛，使華冠蓋之到此者，必留連忘返，幾至於沈溺荒亂者有之。麗朝學士鄭知常詩曰：‘雨歇長堤草色多，送君南浦動悲歌。大同江水何時盡，別淚年年添綠波。’一世爭傳，至今推爲絕唱。萬曆庚辰年間，崔慶昌嘉運爲大同察訪，徐益君受爲平壤庶尹，皆詩人也。步其韻，爲採蓮曲，崔詩曰：‘水岸悠悠楊柳多，小船遙唱採菱歌。紅衣落盡西風起，日暮空江生夕波。’徐詩曰：‘南湖士女採蓮多，曉日靚粧相應歌。不到盈裳不回棹，有時遙渚阻風波。’其後高敬命而順·李達益之追和之。高詩曰：‘桃花晴浪席邊多，搖蕩蓮舟送棹歌。醉倚紅粧應不忘，小風輕颺幙生波。’李詩曰：‘蓮葉參差蓮子多，蓮花相間女郎歌。來時約伴橫塘浦，辛苦移舟逆上波

6) 『東文選』 권20, 崔斯立, <待人> 3-4句.

.’ 12) 俱是一代佳作，而論者以李爲最優。(申欽，『晴窓軟談』：柳夢寅，

『於于野談』)

○ 鄭大諫西京詩曰：‘雨歇長堤草色多，送君南浦動悲歌。大同江水何時盡，別淚年年添綠波。’至今稱爲絕唱。樓船題詠，值詔使之來，悉撤去之，而只留此詩。其後崔孤竹和之曰：‘水岸悠悠楊柳多，小船爭唱采菱歌。紅衣落盡西風冷，日暮芳洲生白波。’李益之和曰：‘蓮葉參差蓮子多，蓮花相間女郎歌。歸時約伴橫塘口，辛苦移船逆上波。’二詩殊好，有王少伯·李君虞餘韻。然自是采蓮曲，非西京送別詩本意也。

(許筠，『惺叟詩話』)

○ 浮碧樓板上有鄭知常絕句，卽‘雨歇長堤草色多，送君南浦動悲歌。大同江水何時盡，別後年年添綠波’之詩，古來傳以爲絕唱。一日，崔庶尹謂座上曰：“吾三人每賦詩此樓之上，山川魚鳥，嘲詠殆盡，盍命題賦一絕句耶？”徐學士曰：“以<採蓮曲>命之可也。”崔學士曰：“以板上詩爲韻可也。”三人各把筆沈吟，務勝刻苦，崔·徐旣書，李乃繼就，竟推李作爲絕唱。其詩曰：‘蓮葉參差蓮子多，蓮花相間女娘歌。歸時約伴橫塘口，辛苦移舟逆上波。’崔·徐之作，未必讓於此，而特以李作爲第一，有閣筆之舉，其崇獎布衣之意，益可見。此則蓀谷爲余備言之。以愚見言之，第二句‘相間’兩字，似未妥矣。(梁慶遇，『霽湖詩話』)

7) 申光漢，『企齋別集』 卷2，<崔同年鏡浦別墅，卽事，次昌邦韻> 3-4句。

8) 『東文選』 卷1，鄭道傳，<江之水辭>。

9) 李穡，『牧隱詩藁』 卷2，<浮碧樓> 1句：『東文選』 卷10，李穡，<浮碧樓> 1句。

10) 陳湊，『梅湖遺稿』，<松都> 1句：『東文選』 卷14，陳湊，<京都> 1句。

11) 李奎報，『東國李相國後集』 卷1，<山夕詠井中月[二首]> 2首 1句。

12) 崔慶昌，『孤竹遺稿』，<涓江樓缸題詠>。

㉔ 中原에 名聲을 떨치다 - 崔致遠 : 朴仁範 : 朴寅亮

① 三韓, 自夏時始通中國, 而文獻蔑蔑無聞. 隋·唐以來, 方有作者. 如乙支之貽詩隋將, 羅王之獻頌唐帝, 雖在簡冊, 未免寂寥. 至崔致遠, 入唐登第, 以文章名動海內. 有詩一聯曰:

崑崙東走五山碧, 星宿北流一水黃.¹³⁾

同年顧雲曰: “此句卽一輿地志也.” 蓋中國之五岳, 皆祖於崑崙山, 黃河發源於星宿海故云. 其題<潤州慈和寺>¹⁴⁾詩一句云:

[登臨暫隔路歧塵, 吟想興亡恨益新.]

畫角聲中朝暮浪, 青山影裏古今人.

[霜摧玉樹花無主, 風暖金陵艸自春.]

賴有謝家餘境在, 長教詩客爽精神.]

學士朴仁範, 題<涇州龍朔寺>¹⁵⁾詩云:

[翬飛仙閣在青冥, 月殿笙歌歷歷聽.]

燈撼螢光明鳥道, 梯回虹影到岩扃.

[人隨流水何時盡, 竹帶寒山萬古青.]

試問是非空色理, 百年愁醉坐來醒.]

參政朴寅亮, 題<泗川龜山寺>¹⁶⁾詩云:

[巉巖怪石疊成山, 上有蓮房水四環.]

塔影倒江蟠浪底, 磬聲搖月落雲間.]

門前客棹洪波急, 竹下僧碁白日閑.

13) 崔致遠, 『孤雲集』 권1, <題輿地圖>.

14) 崔致遠, 『孤雲集』 권1, <登潤州慈和寺上房> : 『東文選』 권12, 崔致遠, <登潤州慈和寺上房>.

15) 『東文選』 권12, 朴仁範, <涇州龍朔寺閣, 兼東雲栖上人>.

16) 『東文選』 권12, 朴寅亮, <使宋過泗州龜山寺>.

[一奉皇華堪惜別， 更留詩句約重還.]

我東之以詩鳴於中國，自三子始。文章之華國，有如是夫。(李奎報，『白雲小說』)

<參 考>

○ 崔文昌致遠入唐登第，以文章著名。題<潤州慈和寺>詩，有‘畫角聲中朝暮浪，青山影裏古今人。’之句。後鷄林賈客，入唐購詩，有以此句書示者。朴學士仁範，題<涇州龍朔寺>詩，‘燈撼螢光明鳥道，梯回虹影到岩扃。’朴參政寅亮，題<泗川龜山寺>詩，有‘塔影倒江蟠浪底，磬聲搖月落雲間。門前客棹洪波急，竹下僧碁白日閑。’之句，『方輿勝覽』皆載之。我東人之以詩鳴於中國，自三子始。文章之足以華國如此。(徐居正，『東人詩話』：成涉，『筆苑散語』)

○ 我東以文獻聞於中國，中國謂之小中華，蓋由崔文昌致遠唱之於前，朴參政寅亮和之於後。文昌入唐賦詩，膾炙人口，其<郵亭夜雨>¹⁷⁾詩曰：‘旅館窮秋雨，寒牕靜夜燈。自憐愁裡坐，真箇靜中僧。’參政奉使朝宋，所至皆留詩，落人傳賞，刊其詩女，號『小華集』。其舟中夜吟詩曰：‘故國三韓遠，秋風客章多。孤舟一夜夢，月落洞庭波。’崔詩格律正嚴，朴詩語韻清絕，可與中原諸子，橐鞬周旋。(洪萬鍾，『小華詩評』)

17) 崔致遠，『孤雲集』 권1, <郵亭夜雨> : 『東文選』 권19, 崔致遠, <郵亭夜雨>.

② 文昌公崔致遠，字孤雲，以賓貢入中朝擢第，遊高駢幕府。時天下雲擾，簡檄皆出其手。及還鄉，同年顧雲賦孤雲篇，以送之云：

因風離海上， 伴月到人間。
徘徊不可住， 漠漠又東還。

公亦自叙云：

巫峽重峯之歲， 絲入中華。
銀河列宿之年， 錦還故國。

豫知我太祖龍興，獻書自達。然灰心仕宦，卜隱伽倻山。一旦早起出戶，莫知其所歸，遺冠屨於林間，蓋上賓也。寺僧以其日薦冥禧，公雲髯玉腴，常有白雲蔭其上，寫真留讀書堂，至今尚存。自讀書堂至洞口武陵樓，幾十里，丹崖碧嶺，松檜蒼蒼，風水相激，自然有金石之聲。公嘗題一絕，醉墨超逸，過者皆指之曰，崔公題詩石。其詩曰：

狂噴疊石吼重巒， 人語難分咫尺間。
常恐是非聲到耳， 故教流水盡聾山。¹⁸⁾ (李仁老，『破閑集』)

<參 考>

○ 洪篠叢裕孫<題江石>¹⁹⁾詩曰：‘濯足清江卧白沙，心神澗寂入无何。天教風浪長喧耳，不聞人間萬事多。’此詩蓋出於崔孤雲‘常恐是非聲到耳，故教流水盡聾山。’而語意雖佳，終有不及。(洪萬鍾，『小華詩評』)

③ 我東之通中國，遠自檀箕，而文獻蓋蔑蔑。隋·唐以來，始有作者，如乙支文德之<獻規仲文>，新羅女王之<織錦頌>，功雖在簡冊，率皆寂寞，不足下乘，而至于唐侍御史崔致遠，文體大備，遂為東方文學之祖。其<江

18) 『東文選』 권19, 崔致遠, <題伽倻山讀書堂>.

19) 洪裕孫, 『篠叢遺稿』 下, <題江石>.

南女>20) 詩曰:

江南蕩風俗,	養女嬌且憐.
性冶恥針線,	粧成調管絃.
所學非雅音,	多被春心牽.
自謂芳華色,	長占艷陽天.
却笑隣舍女,	終朝弄機杼.
機杼終老身,	羅衣不到汝.

佔畢齋云：“公仕于唐，此詩疑見三吳女兒作。” 余觀此詩，蓋有所感諷而作，非但詠三吳女兒也。辭極古雅，非後世人可及。所著詩文甚富，而屢經兵燹，傳者絕少，良可惜也。（洪萬鍾，『小華詩評』）

< 參 考 >

○ 崔孤雲學士之詩，在唐末亦鄭谷·韓偓之流，率佻淺不厚。唯‘秋風唯苦吟，世路少知音。窗外三更雨，燈前萬里心。’²¹⁾ 一絕最好。又一聯：‘遠樹參差江畔路，寒雲零落馬前峯。’²²⁾ 亦佳。（許筠，『惺叟詩話』）

○ 嘉靖辛丑歲，余隨賀節使赴燕，適武宗皇后崩，本國人員亦隨班，朝暮哭臨。一日尚早，假坐于社門之外，中朝之官，多來坐隙宇，有一吏謂譯士洪謙曰：“子能賦詩乎？” 謙曰：“昨夜小雨，客懷無聊，偶成一絕。” 吏求見甚懇，謙書崔孤雲詩以示曰：‘秋風雖苦吟，世俗少知音。窗外三更雨，燈前萬里心。’ 吏持去以示其官。於是爭遣吏傳寫，填咽良久，至有持果茶來慰者。（魚叔權，『稗官雜記』）

20) 崔致遠，『孤雲集』 卷1, <江南女> : 『東文選』 卷4, 崔致遠, <江南女>.

21) 崔致遠，『孤雲集』 卷1, <秋夜雨中> : 『東文選』 卷19, 崔致遠, <秋夜雨中>.

○ 成慵齋倪曰：“崔致遠，雖能詩句而意不精，雖工四六而語不整。”余謂比言未必通論，而致遠詩文，亦豈無小疵？但新羅時，文風未振，而致遠倡之。故我東人言文章老，必稱致遠，如不可幾及者耳。致遠所撰『桂苑筆耕』，皆偶對之文，而詩則‘窗外三更雨，燈前萬里心。’一絕與‘畫角聲中朝暮浪，青山影裡古今人。’一聯最佳。（李睟光，『芝峯類說』）

○ 崔致遠孤雲，有破天荒之大功，故東方學者，皆以爲宗。其所著<琵琶行>一首，載於『唐音遺響』，而錄以無名氏。後之疑信未定，或以‘洞庭月落孤雲歸’之句，證爲致遠之作。然亦未可以此爲斷案。如黃巢檄一篇，雖不載於史籍，巢讀至‘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，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。’不覺下床而屈。如非泣鬼驚風之手，何能至此！然其詩，不甚高，豈其入中國在於晚唐後故歟！（李奎報，『白雲小說』）

○ 智異山，有一老髡，於山石窟中，得異書累帙，其中有崔致遠所書詩一帖十六首，今逸其半。求禮倅閔君大倫得之以贈余。見其筆跡，則真致遠筆，而詩亦奇古，其爲致遠所作無疑，甚可珍也。詩曰：‘東國花開洞，壺中別有天。仙人推玉枕，身世歎千年。’‘萬壑雷聲起，千峯雨色新。山僧忘歲月，唯記葉間春。’‘雨餘多竹色，移坐白雲開。寂寂因忘我，松風枕上來。’‘春來花滿地，秋去葉飛天。至道離文字，元來在目前。’‘澗月初生處，松風不動時。子規聲入耳，幽興自應知。’‘擬說林泉興，何人識此機。無心見月色，默默坐忘歸。’‘密旨何勞舌，江澄月影通。長風生萬壑，赤葉秋山空。’‘松上青蘿結，澗中流白月。石泉吼一聲，萬壑多飛雪。’（李睟光，『芝峯類說』）

○ 崔孤雲致遠<泛海>²³⁾詩曰：‘掛席浮滄海，長風萬里通。乘槎思漢使，採藥憶秦童。日月無何外，乾坤太極中。蓬萊看咫尺，吾且訪仙翁。’辭語宏肆。<贈智光上人>²⁴⁾詩曰：‘雲畔構精廬，安禪四紀餘。筇無出山步，筆絕入京書。竹架泉聲緊，松檣日影疎。境高吟不盡，瞑目悟真如。’句格精緻。且如<題輿地圖>一絕：‘崑崙東走五山碧，星宿北流一水黃。’囊橐天下山水之祖宗。思意極其豪健，想此老胸中，藏得幾箇雲夢。(洪萬鍾，『小華詩評』)

<參 考>

○ 朴參政寅亮，奉使入中朝，所至皆留詩。金山寺云：‘巉巖怪石疊成山，上有蓮房水四環。塔影倒江蟠浪底，磬聲搖月落雲間。門前客棹洪波急，竹下僧碁白日閑。一奉皇華堪惜別，更留詩句約重還。’行次越州，聞樂調中奏新聲，旁人曰：“此公詩也。”至浙江，風濤大起，見子胥廟在江邊，作詩弔之曰：‘掛眼東門憤未消，碧江千古起波濤。今人不識前賢志，但問潮頭幾尺高。’²⁵⁾須臾風霽船利涉，其感動幽顯如此。宋人集其詩成編，今傳于世。(崔滋，『補閑集』)

○ 高麗時，朴寅亮請復還疆界表結句曰：‘歸汶陽之故田，撫存褊邑，回長沙之拙袖，抃舞昌辰。’又世傳賀皇帝復位表云：‘普天之下，如日再中。’嘉靖年中，皇帝以宮人謀逆捕誅，頒詔天下，金慕齋安國作賀表，以‘日食旣而無虧，天網疎而不漏’爲對，亦奇矣。『灑水燕談』

22) 崔致遠，『孤雲集』 卷1，<送吳進士轡歸江南>：『東文選』 卷12，崔致遠，<送吳進士轡歸江南>。

23) 崔致遠，『孤雲集』 卷1，<泛海>。

24) 崔致遠，『孤雲集』 卷1，<贈雲門蘭若智光上人>：『東文選』 卷9，崔致遠，<贈雲門蘭若智光上人>。

25) 『東文選』 卷19，朴寅亮，<伍子胥廟>。

曰：“高麗使臣金第·朴寅亮，將由四明登岸，爲海風飄，至通州，謝太守曰：‘望斗極以乘槎，初離下國。指桃源而迷路，誤到仙鄉。’又<龜山寺>詩曰：‘門前客棹洪濤急，竹下僧碁白日閑。’等句，中土人亦稱之云。”金第東史作金覲。王闢之『澗水燕談』曰：“高麗使朴寅亮<答象山尉張中詩序>，有‘花面艷吹，愧隣婦青脣之動，桑間陋曲，續郢人白雪之音。’神宗問青脣事，左右皆不能對，張元老奏『太平廣記』，有夫見婦吹火，贈詩云：‘吹火朱脣動，添薪玉腕斜。遙看烟裡面，恰似霧中花。’其隣妻效之，夫爲詩云：‘吹火青脣動，添薪黑腕斜。遙看烟裡面，恰似鳩盤茶。’按佛語，鳩盤茶甕形也。亦曰魘鬼，畏妻如鳩盤茶，本唐裴談事也。”余謂寅亮文辭雖好，用小說不徑之語，爲未善。（李睟光，『芝峯類說』）

③ 運命을 詩句와 바꾸다 - 金富軾 : 鄭知常

① 侍中金富軾, 學士鄭知常, 文章齊名一世. 兩人爭軋, 不相能. 世傳, 知常有‘琳宮梵語罷, 天色淨琉璃’之句, 富軾喜而索之, 欲作己詩, 終不許. 後知常爲富軾所誅, 作陰鬼. 富軾一日詠春詩曰:

柳色千絲綠, 桃花萬點紅.

忽於空中, 鄭鬼批富軾頰曰: “千絲萬點, 有孰數之也? 何不曰: 柳色絲絲綠, 桃花點點紅.” 富軾心頗惡之. 後往一寺, 偶登廁, 鄭鬼從後握陰囊, 問曰: “不飲酒, 何面紅?” 富軾徐曰: “隔岸丹楓照面紅.” 鄭鬼緊握陰囊曰: “何物皮囊子?” 富軾曰: “汝父囊鐵乎?” 色不變. 鄭鬼握囊尤力, 富軾竟死於廁中. (李奎報, 『白雲小說』)

<參 考>

○ 文人相輕, 自古然矣. 白樂天·張祐之譏毀, 金富軾·鄭知常之猜隙, 皆以此也. 徐四佳不悅姜晉山, 鄭湖陰每詆申企齋, 李鵝溪謂崔簡易爲拙詩, 簡易譏鵝溪詩爲無骨, 豈各有所見而然耶? 抑故爲相貶耶? (李晬光, 『芝峯類說』)

○ 世傳: 金侍中富軾·鄭學士知常, 同遊山寺, 知常有‘琳宮梵語罷, 天色淨琉璃.’之句, 富軾喜之, 乞而不與, 乃構而殺之. 後往一寺, 偶登廁, 忽有從後握陰囊者, 曰: “君顏何赤?” 富軾對曰: “隔岸丹楓照面紅.” 因病死. (洪萬鍾, 『小華詩評』)

② 金文烈富軾·鄭諫議知常, 以詩齊名一時. 文烈<結綺宮>²⁶⁾詩:

堯階三尺卑, 千載餘其德.
秦城萬里長, 二世失其國.
[古今青史中, 可以爲觀式.]
隋皇何不思, 土木竭人力.

<燈夕>²⁷⁾詩:

[城闕深嚴更漏長, 燈山火樹粲交光.
綺羅縹緲春風細, 金碧鮮明曉月涼.]
華蓋正高天北極, 玉爐相對殿中央.
君王恭默踈聲色, 弟子休誇百寶粧.

詞意嚴正典實, 真有德者之言也. 鄭詩, 韻語清華, 句格豪逸, 深得晚唐法, 又長於拗體. 如

[百步九折登巒岼, 家在半空唯數閒.
靈泉澄清寒水落, 古壁暗淡蒼苔斑.]
石頭松老一片月, 天末雲低千點山.
[紅塵萬事不可到, 幽人獨得長年閑.]²⁸⁾

[石逕崎嶇苔錦斑, 錦苔行盡入禪關.]
地應碧落不多遠, 僧與白雲相對閑.
[日暖燕飛來別殿, 月明猿嘯響空山.
丈夫本有四方志, 吾豈匏瓜繫此閒.]²⁹⁾

26) 『東文選』 권4, 金富軾, <結綺宮>.

27) 『東文選』 권12, 金富軾, <燈夕>.

28) 『東文選』 권12, 鄭知常, <開聖寺八尺房>.

29) 『東文選』 권12, 鄭知常, <題登高寺>.

[峒嶢雙闕枕江濱，
清夜都無一點塵。
風送客帆雲片片，
露凝宮瓦玉鱗鱗。]
綠楊閉戶八九屋，
明月捲簾三兩人。
[縹緲蓬萊在何處，
夢闌黃鳥囀青春。]³⁰⁾

等句，出口驚人，膾炙當世，可以洗空群矣。二家氣象不侔。（徐居正，『東人詩話』：成涉，『筆苑散語』）

<參 考>

○ 俗傳：學士鄭知常，嘗肄業山寺，一日夜月明，獨坐於梵閣，忽聞有詠詩聲曰：‘僧看疑有刹，鶴見恨無松。’以爲鬼物所告。後入試院，考官以‘夏雲多奇峰’爲題，押峰韻。知常忽憶此句，仍續成書，呈其詩曰：‘白日當天中，浮雲自作峰。僧看疑有刹，鶴見恨無松。電影樵童斧，雷聲隱士鍾。誰云山不動，飛去夕陽風。’考官至領聯，極稱警語，遂置之巍級云。僧看鶴見雖佳，其他皆是雞髻語，何所取而至於居魁，未可知也。（李奎報，『白雲小說』）

○ 西都，古高句麗所都也。控帶山河，氣像秀異，自古奇人異士多出焉。睿王時，有俊才姓鄭者，忘其名，垂髫時，送友人詩云：‘雨歇長堤草色多，送君千里動悲歌，大同江水何時盡，別淚年年添作波。’又作詩云：‘桃李無言兮，蝶自徘徊。梧桐蕭洒兮，鳳凰來儀。無情物引有情物，況是人交不交相親。君自遠方來此邑，不期相會是良因。七月八月天氣涼，同衾共枕未盈旬。我若陳雷膠漆信，君今棄我如敗茵。父母在兮不遠遊，欲從不得心悠悠。簷前巢燕有雌雄，池上鴛鴦成雙浮。何人驅此鳥，使我解離愁。’其後赴上都擢高第，出入省闈，謇謇有古諍臣風。嘗扈從

30) 『東文選』 권12, 鄭知常, <長源亭>.

長源亭題詩云：‘風送客帆雲片片，露凝宮瓦玉鱗鱗。綠楊閉戶八九屋，明月倚樓三兩人。’其語飄逸出塵，皆類此。及作東山齋眞靜先生祭文，上亦命作東山齋記，作表云：‘鶴背登眞，乘白雲於杳漠。螭頭紀事，披紫詔之丁寧。’又云：‘年踰七十，不離中壽之徒。功滿三千，必被上清之召。’又云：‘而出入先生之門，其來久矣。况對揚天子之命，無所辭焉。’至今皆膾炙不已焉。(李仁老，『破閑集』)

○ 鄭舍人知常，以詩鳴於仁廟時。嘗與郭先生，扈從宿長源亭有作云：‘玉漏丁東月掛空，一春天與牧丹風。小堂卷箔烟波綠，人在蓬萊縹緲中。’³¹⁾詠竹云：‘脩竹小軒東，蕭然數十叢。碧根龍走地，寒葉玉鳴風。秀色高群卉，清陰拂半空。幽奇不可狀，霜夜月明中。’留題<團月驛>³²⁾云：‘飲闌欹枕畫屏低，夢覺前村第一鷄。却憶夜深雲雨散，碧空孤月小樓西。’長源亭有作云：‘峇嶢雙闕枕江濱，清夜都無一點塵。風送客帆雲片片，露凝宮瓦玉鱗鱗。綠楊閉戶八九屋，明月卷簾三四人。縹緲蓬萊在何許，夢闌黃鳥報青春。’月詠臺云：‘碧波浩渺石崔嵬，中有蓬萊學士臺。松老壇邊蒼蘚合，雲低天末片帆來。百年風雅新詩句，萬里江山一酒杯。回首鷄林人不見，月華空照海門回。’<題邊山蘇來寺>³³⁾云：‘古徑寂寞縈松根，天近斗牛聊可捫。浮雲流水客到寺，紅葉蒼苔僧閉門。秋風微涼吹落日，山月漸白啼清猿。奇哉厖眉一衲老，長年不夢人間喧。’<西都>³⁴⁾云：‘南陌風微細雨過，輕塵不動柳陰斜。綠窓朱戶笙歌咽，摠是梨園弟子家。’語韻清華，句格豪逸，讀之使煩襟昏眼，洒然醒悟，但雄深巨作，乏耳。(崔滋，『補閑集』)

○ 鄭舍人知常醉題云：‘桃花紅雨鳥喃喃，繞屋青山間翠嵐。一頂烏紗

慵不整，醉眠花塢夢江南.’³⁵⁾ 此詩可作畫圖看也。陳補闕<遊五臺山>³⁶⁾云：‘畫裡當年見五臺，掃雲蒼翠有高低。今來萬壑爭流處，却喜穿雲路不迷.’ 此古人所謂對境想畫也。(崔滋，『補閑集』)

○ 鄭舍人知常，題八尺房云：‘石頭松老一片月，天末雲低千點山.’ 予嘗愛其辭意清絕，時時吟翫。及爲全羅道按廉，當二月生明，登邊山不思議房後峰，傍有老松攙天，新月隱映。下望平原，際天衆山，如灸注尖抹雲烟。忽憶鄭公詩，沈吟咀嚼，以爲不到此境，安知鄭公得意處也。(崔滋，『補閑集』)

○ 鄭司諫<西都>詩：‘紫陌春風細雨過，輕塵不動柳絲斜。綠牕朱戶笙歌咽，盡是梨園弟子家.’ 西都繁華氣象，四句盡之，後之作者，無能闖其藩籬。(徐居正，『東人詩話』)

○ 鄭大諫詩，在高麗盛時最佳。流傳者絕少，篇篇皆絕倡也。如‘風送客帆雲片片，露凝宮瓦玉鱗鱗.’ 稍佻，而至於‘綠楊閉戶八九屋，明月拳簾三四人.’ 方神逸也。其‘石頭松老一片月，天末雲低千點山.’ 雖苦亦自楚楚。(許筠，『惺叟詩話』)

○ 鄭知常<丹月驛>詩云：‘飲闌欹枕畫屏低，夢覺前村第一鷄。却憶夜深雲雨散，碧空孤月小樓西.’ 又有詩曰：‘綠楊閉戶八九屋，明月捲簾三四人.’ 又題靈鵠寺曰：‘上磨星斗屋三角，半出虛空樓一間.’ 又‘地應碧落不多遠，人與白雲相對閑.’ 雖拗體亦好。(李晬光，『芝峯類說』)

○ 世傳鄭知常詩曰：‘三丁燭盡天將曉，八角章成桂已香。落月滿庭人擾擾，不知誰是壯元郎.’ 余按三丁，猶言三條。今奉常寺祭燭，以一柄

爲一丁，以三柄爲三丁。八角，卽律賦以八韻爲押，作八角也。按『堯山堂外紀』曰：唐制，舉人試日旣暮，許燒燭三條。故韋承貽詩曰：‘三條燭盡鐘初動，九轉丹成鼎未開。殘月漸低人擾擾，不知誰是謫仙才。’鄭作蓋用此也。（李睟光，『芝峯類說』）

○ 世傳鄭知常夏雲多奇峯詩曰：‘電影樵童斧，雷聲隱寺鐘。僧看疑有剎，鶴見恨無松。’蓋髻稚語也。或云非知常所作。（李睟光，『芝峯類說』）

○ 拗體者律之變也。當平而仄，當仄而平，如‘負鹽出井此溪女，打鼓發船何郡郎。’‘湘潭雲盡暮山出，巴蜀雪消春水來。’等句是也。鄭學士知常深得其妙，〈題邊山蘇來寺〉曰：‘古徑寂寞縈松根，天近斗牛聊可捫。浮雲流水客到寺，紅葉蒼苔僧閉門。秋風微涼吹落日，山月漸白啼清猿。奇哉厖眉一衲老，長年不夢人間喧。’清健可誦。（洪萬鍾，『小華詩評』）

<參 考>

○ 金侍中富軾〈燈夕〉詩曰：‘城闕深嚴更漏長，燈山火樹粲交光。綺羅縹緲春風細，金碧鮮明曉月涼。華蓋正高天北極，玉爐相對殿中央。君王恭默踈聲色，弟子休誇百寶粧。’詞極典實。題松都〈甘露寺〉³⁷⁾詩曰：‘俗客不到處，登臨意思清。山形秋更好，江色夜猶明。白鳥孤飛盡，孤帆獨去輕。自慚蝸角上，半世覓功名。’亦翛然有出塵之趣。（洪萬鍾，『小華詩評』）

31) 『東文選』 권19, 鄭知常, <長源亭>.

32) 『東文選』 권19, 鄭知常, <團月驛>.

33) 『東文選』 권12, 鄭知常, <題邊山蘇來寺>.

34) 『東文選』 권19, 鄭知常, <西都>.

35) 『東文選』 권19, 鄭知常, <醉後>.

36) 陳渾, 『梅湖遺稿』, <遊五臺山>.

37) 『東文選』 권9, 金富軾, <甘露寺次惠遠韻>.

④ 壯元の 자리를 다투다 - 金仁鏡 : 金君綏

① 金仁鏡

丙戌登俊試, 金乖崖守溫爲壯元, 姜晉山希孟爲榜眼, 居正忝爲探花. 嘗寄晉山詩云:

登俊科中榜眼賢, 黑頭勲業照癡烟.
探花三月嗟遲晚, 最好芳菲二月天.

盖用金貞肅仁鏡故事. 高麗明王時, 仁鏡以詞賦自負, 常擬龍頭, 金諫護君綏擢壯元, 貞肅居亞元, 位至卿相, 尚怏怏. 甥皇甫狀元瓘家設龍頭會, 寄詩云:

聞道君家宴貴賓, 桂林渾是一枝春.
欲參高會慙非分, 却恨當年第二人.

金諫議次韻:

莫將金榜較嘉賓, 入律花枝次第春.
正月尚寒三月暖, 芳菲二月最宜人.

盖以正月比狀頭, 二月亞元, 三月探花也. (徐居正, 『東人詩話』)

< 參 考 >

○ 高麗時, 每榜壯元及第者, 設龍頭會, 一時歆艷. 金良鏡以高才居榜眼, 官至宰相, 猶懷怏怏. 其隣有設龍頭會者, 金作詩送之曰: ‘聞道君家宴貴賓, 桂林渾是一枝春. 欲參高會慙非分, 却恨當年第二人.’ [金良鏡改名仁鏡.] (梁大淵, 『遣閑雜錄』)

○ 舊例，龍頭會他客不得參。皇甫壯元權設此會，金仁鏡以第二人，未得往。乃著一絕寄之云：‘聞道君家有貴賓，桂林渾是一枝春。如今未得參高會，却恨當年第二人。’狀頭金君綏和之曰：‘莫將金榜較嘉賓，入律花枝次第春。正月尚寒三月暖，芳菲二月最宜人。’蓋以正月比狀頭，二月亞元，三月探花也。(李裕元, 『林下筆記』)

② 金君綏

貞肅公以左承宣，出爲東北面兵馬使，聞李祭酒公老，代爲喉舌任，以詩寄之曰：

千里書迴一鴈天，
不才見擯雖堪媿，

新承宣代舊承宣。
猶向皇朝賀得賢。³⁸⁾

<曉起>³⁹⁾云：

玉帳燈殘入睡鄉，
門前曉角渾無賴，

康安親捧赭袍光。
咽破雲霄夢一場。

大觀殿黼座後障無逸圖壞，上欲命公書之，試其筆蹟。公作詩書二簇以進曰：

輅重駑馳短，
舊衣幾經濯，

天高鶴戀長。
猶帶御爐香。

又

園花紅錦綉，
喉舌千般巧，

宮柳碧絲綸。
春鶯卻勝人。⁴⁰⁾

或謂公有未忘權要之義，非也。公天資清婉，詩語似之，可謂表裡水澄，塵

38) 『東文選』 권20, 金仁鏡, <賀新承宣李公老>.

39) 『東文選』 권20, 金仁鏡, <曉起>.

40) 『東文選』 권19, 金仁鏡, <書大觀殿黼座後障無逸圖上>.

不能點者，豈爲權要所累耶？孔子三月無君，則皇皇如也，杜子美在寒窘中，句句不忘君臣之大節，況名爵如公者，雖在閫外，戀戀有愛君之心，固其宜也。嘗於洛山，祝聖齋罷，有作云：

華祝精誠動覺天， 奉爐雙淚濕香烟。

直將龜鶴三千歲， 算作吾皇第一年。

愛君之意，略見於此。又左遷爲尚州牧，路過德通驛，書一絕於壁上云：

豈向蒼蒼有怨情， 謫來猶得任專城。

何時鈴閣卽黃閣， 太守行爲宰相行。

有二進士，過德通驛，見此詩，吟翫良久曰：“何時鈴閣卽黃閣，此一句造語似未工。且自鈴閣登黃閣，其間何闊？”其友生曰：“此公之詩識也，非爾曹所識。”未幾果大拜。……龍頭會他客不得參。公之猶子皇甫壯元瓘家設此會，公以第二人及第，未得往。乃著一絕寄之云：

聞道君家有貴賓， 桂林渾是一枝春。

如今未得參高會， 却恨當年第二人。（崔滋，『補閑集』）

<參 考>

○ 余行至咸昌，見東軒題咏，有金良鏡絕句。其末端曰：以承旨言事，爲尚州牧使云云，恰與余事相類，可怪也。良鏡麗代宰相，有詩名云。其詩曰：‘豈向蒼蒼有怨情，謫來猶自得專城。何時鈴閣登黃閣，太守行爲宰相行。’後果爲宰相，人以爲詩識。以余觀之，怨情二字，必發於芥懷，而黃閣·宰相之言，尤涉於希望，君子坦懷理遣之道，恐不當如是也。然古今人事，偶然相符。故不計蕪拙而和之曰：‘聖主知臣烏鳥情，洪恩特許養專城。商山明日新銜罷，將母聞韶敢緩行。’其後見『東人詩話』與『輿地勝覽』，皆載金良鏡詩。（尹國馨，『聞韶漫錄』）

③ 崔文淑公典試，金承宣立之擢第龍頭。文淑公之嗣，文懿公典試，金承宣

之子諫議君綏，又中壯元。諫議才識富贍，墨竹傳家，筆法不凡。有一僧將歸江南，以一張紙求畫，畫畢題詩云：

南行數十里， 厭見林林竹如簣。
嫌君煩鈍手， 鈍手慵畫繪胸中。
千畝鬱鬱萬餘丈， 一幅香牋何窄窄。
君不見長沙地自褊， 大王舞袖非不翩翩寬且大。

此互用韻格。及爲東南路按廉，過聊城驛留詩云：

去歲楓欲丹， 乘輶赴南國。
今年柳初黃， 返旆朝北極。
萬物化無常， 四時行不息。
溪流似我心， 澄淨唯一色。⁴¹⁾

人以此詩和裕有味，誠大夫行役之作。（崔滋，『補閑集』）

41) 『東文選』 권4, 金君綏, <書聊城驛>.

㉔ 시는 시인을 곤궁하게 하는가 - 林椿 : 吳世才

① 李侍中公遂<下第詩>⁴²⁾曰:

白日明金殿, 青雲起草廬.
 那知廣寒桂, 尚有一枝餘.’
 林西河椿下第詩:
 十載崎嶇面撲埃, 長遭造物小兒猜.
 問津路遠槎難到, 燒藥功遲鼎不開.
 科第未消羅隱恨, 離騷空寄屈平哀.
 襄陽自是無知己, 明主何曾棄不才.⁴³⁾

又曰:

年年虛過試圍開, 臨老猶堪矍鑠哉.
 科第由來收俊士, 公卿誰肯薦非才.
 長鯨欲奮波濤渴, 病鶴思飛羽翼摧.
 舊有江東隱居地, 自憐頭白始歸來.⁴⁴⁾

其氣像大不同. 李終得大魁, 入台衡, 林竟不第, 不霑一命. 詩出肺腑, 或者天其先誘乎! (徐居正, 『東人詩話』)

<參 考>

○ 前朝林椿, 文才爲一時巨擘, 而四六浩汗雄健, 尤稱獨步. 本朝唯車天輅, 可以比並, 然終不能成名. 其自詠曰: ‘科第難消羅隱恨, 離騷空寄屈平哀.’ 誠可悲也. 按李仁老爲祭文云: ‘青春三十, 白衣永沒.’

42) 『東文選』 卷19, 李公遂, <下第贈登第者>.

43) 林椿, 『西河集』 卷3, <次友人見贈詩韻> : 『東文選』 卷13, 林椿, <次友人韻>.

44) 林椿, 『西河集』 卷3, <病中有感> : 『東文選』 卷13, 林椿, <病中有感>.

亦早夭矣。(李晬光, 『芝峯類說』)

○ 林西河椿詩曰: ‘十載崎嶇面撲埃, 長遭造物小兒猜. 問津路遠槎難到, 燒藥功遲鼎不開. 科第未消羅隱恨, 離騷空寄屈平哀. 襄陽自是無知己, 明主何曾棄不才.’ 以公文章, 終未登第, 其感慨愁歎之意, 可見於詩矣。(洪萬鍾, 『小華詩評』)

② 西河耆之倦遊, 僑泊星山郡, 郡倅飽聞其名, 送一妓薦枕, 及晚逃歸. 耆之悵然作詩曰:

紅粧待曉帖金鈿,	爲被催呼上綺筵.
不怕長官嚴號令,	謾嗔行客惡因緣.
乘樓未作吹簫伴,	奔月還爲竊藥仙.
寄語青雲賢學士,	仁心不用示蒲鞭. ⁴⁵⁾

其用事益精, 此古人所謂蹙金結繡, 而無痕迹。(李仁老, 『破閑集』)

<參 考>

○ 林西河椿, 薄遊到星山, 州倅送名妓薦枕. 及晚逃歸, 明朝徑赴筵席, 林有詩曰: ‘紅粧待曉帖金鈿, 爲被催呼上綺筵. 不怕長官嚴號令, 謾嗔行客惡因緣. 乘樓未作吹簫伴, 奔月還爲竊藥仙. 寄語青雲賢學士, 仁心不用示蒲鞭.’ 近有韓斯文卷, 奉使到平壤, 妓有勝小蠻者, 色藝俱絕, 韓頗屬意. 州官令灣薦枕, 蠻有他狎客, 怒韓醜老, 背燈而坐, 俄而遁去. 韓作詩云: ‘平壤佳兒勝小蠻, 年纔二八玉容顏. 縱然未遂鴛鴦夢, 却勝高唐夢裏看.’ 比之林詩, 不及遠甚. 然亦可資梨園捧腹.(徐居正, 『東人詩話』)

○ 林西河詠逃妓詩: ‘紅粧待曉帖金鈿, 爲被催呼上綺筵. 不怕長官嚴

45) 林椿, 『西河集』 권2, <戲密州倅[『勝覽』載星州, 恐誤.]> : 『東文選』 권13, 林椿, <戲密州倅>.

號令，漫嗔行客惡因緣。乘樓未作吹簫伴，奔月還爲竊藥仙。寄語青雲賢學士，仁心不用示蒲鞭。’ 詩固佳矣。但‘蒲鞭’一語，頓無香閨風韻。若遇投梭之女，恐不如幼輿之甘心折齒也。（魚叔權，『稗官雜記』）

○ 林椿贈密州倅詩曰：‘紅粧待曉貼金鈿，爲被催呼上綺筵。不怕長官嚴號令，漫嗔行客惡因緣。乘樓未作吹簫伴，奔月還爲竊藥仙。寄語青雲真學士，仁心不用示蒲鞭。’ 按密州，卽今密陽，林也不得於科第，又不得於妓生，誠薄相哉？（李晬光，『芝峯類說』）

○ 林椿贈密州倅詩曰：‘紅粧待曉貼金鈿，爲被催呼上綺筵。不怕長官嚴號令，漫嗔行客惡因緣。乘樓未作吹簫伴，奔月還爲竊藥仙。寄語青雲真學士，仁心不用示蒲鞭。’（洪萬鍾，『詩評補遺』）

○ 林公椿詩：‘寄語青雲賢學士，仁心不用是蒲鞭。’ 此詩，寄星山太守者也。青雲卽教坊前樓者也，非指朝行。密之嶺南，晉之蠹石，江山風月，伯仲之間，而嶺南則有‘秋深官道暎紅葉，日暮漁村生白煙。一竿漁父雨聲外，十里行人山影邊。’⁴⁶⁾等詩，落人談口，而蠹石則無一佳作可以傳播者。有以一人之作，而工於彼拙於此者，無乃彼之奇勝優於此而不能形容耶？不知其故也。（權應仁，『松溪漫錄』）

③ 林西河椿聞鶯詩曰：

田家榘熟麥將稠， 綠樹初聞黃栗留。

46) 李崇仁，『陶隱集』 권2, <題嶺南樓>.

似識洛陽花下客， 殷勤百轉未曾休。⁴⁷⁾

崔文清公滋夜直聞採真峰鶴唳詩云：

雲掃長空月正明， 松巢獨鶴不勝清。

滿山猿鳥知音少， 刷盡踈翎半夜鳴。⁴⁸⁾

二詩俱是不遇感傷之作。然文清氣節慷慨，非林之比。(李齊賢，『櫟翁稗說』)

<參 考>

○ 白雲子棄儒冠，學浮屠氏教，包腰遍遊名山。途中聞鶯感成一絕：‘自矜絳紫黃衣麗，宜向紅牆綠樹鳴。何事荒村寥落地，隔林時送兩三聲。’吾友耆之，失意遊江南，聞鶯亦作詩云：‘田家椹熟麥將稠，綠樹初聞黃栗留。似識洛陽花下客，殷勤百轉未曾休。’古今詩人，托物寓意，多類此。二公之作，初不與之相期，吐詞悽惋，若出一人之口。其有才不見用，流落天涯羈遊旅迫之狀，了了然皆見於數字間，則所謂詩源乎心者信哉！(李仁老，『破閑集』)

○ 高麗僧神駿聞鶯一絕：‘田家椹熟麥初稠，宜向紅牆綠樹鳴。何事荒村寥落地，隔林時送兩三聲。’林西河椿亦有一絕：‘田家椹熟麥初稠，綠樹初聞黃栗留。似識洛陽花下客，殷勤百轉未曾休。’李學士眉叟評云：“二公之作，初不與之相期，而吐辭悽惋，若出一人之口。”予則以爲不然。前詩，詠物而失於纖弱，後詩，言情而句法豪壯。氣象不同，而云若出一人，何耶？林詩本歐陽公‘四月田家麥穗稠，桑枝生椹鳥啁啾。鳳城綠樹知多少，何處飛來黃栗留。’⁴⁹⁾非徒竊意，乃竊其語也。(曹伸，『謏聞瑣錄』)

④ 吳大祝世才諷毅廟微行詩云：

胡乃日清明， 黑雲低地橫。

47) 林椿，『西河集』 권3, <暮春聞鶯>.

48) 『東文選』 권20, 崔滋, <國子監直廬聞採真峯鶴唳>.

49) 歐陽脩, <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>.

都人且莫近, 龍向此中行.

用人韻賦. <戟巖>⁵⁰⁾云:

城北石巉巖, 邦人號戟巖.

迥揜乘鶴晉, 高刺上天咸.

揉柄電爲火, 洗鋒霜是鹽.

何當作兵器, 亡楚却存凡.

<病目>⁵¹⁾云:

老與病相期, 窮年一布衣.

玄花多掩翳, 紫石少光輝.

怯照燈前字, 羞看雪後暉.

待看金榜罷, 閉目學忘機.

李文順公奎報謂: “先生爲詩, 學韓杜.” 然其詩不多見. 金居士集中載其一篇有曰:

[才先李賀賦高軒, 道比楊雄入聖門.]

大百圍材無用用, 長三尺喙不言言.

[仙童不寄西山藥, 公子須傾北海樽.]

七葉蟬貂餘慶在, 忠純終被漢家恩.]⁵²⁾

亦老健可尚. (李齊賢, 『櫟翁稗說』)

<參 考>

○ 天下之事, 不以貴賤貧富爲之高下者, 唯文章耳. 蓋文章之作, 如日月之麗天也, 雲烟聚散於大虛也, 有目者無不得觀, 不可以掩蔽. 是以

50) 『東文選』 권9, 吳世才, <戟巖>.

51) 『東文選』 권9, 吳世才, <病目>.

52) 『東文選』 권13, 吳世才, <次韻金無迹見贈>.

布葛之士，有足以垂光虹霓，而趙孟之貴，其勢豈不足以富國豐家？至於文章，則蔑稱焉。由是言之，文章自有一定之價，富不爲之減。故歐陽永叔云：“後世苟不公，至今無聖賢。” 濮陽世材才士也。累舉不得第，忽病目作詩：‘老與病相隨，窮年一布衣。玄華多掩翳，紫石少光輝。怯照燈前字，羞看雪後暉。待看金榜罷，閉目坐忘機。’ 三娶輒棄去，無兒息托錐之地，簞瓢不繼。年至五十得一第，客遊東都以歿。至其文章，豈以窮躓而廢之？（李仁老，『破閑集』）

○ 濮陽吳世才德全，爲詩適邁勁俊，其詩之膾炙人口者，不爲不多，而未見其能押強韻。及登北山欲題戟岩，使人呼韻，其人故以險韻呼之。吳題曰：‘北嶺石巉巖，邦人號戟岩。迥捲乘鶴晉，高刺上天咸。揉柄電爲火，洗鋒霜是鹽。何當作兵器，敗楚亦亡凡。’ 其後有北朝使能詩人也，聞此詩，再三歎美問：“是人在否？今作何官？儻可見之耶？” 我國人茫然無以對。余聞之曰：“何不道今之制誥學士耶？” 其昧權如此，可歎。（李奎報，『白雲小說』）

○ 吳世才賦北岳戟巖云：‘北嶺巉巖石，旁人號戟巖。迥捲乘鶴晉，高刺上天咸。揉柄電爲火，洗鋒霜是鹽。何當作兵器，敗楚亦亡凡。’ 有宋人見此詩，歎服問曰，“此人在乎？今至何官？我宋有如此作詩者，則必爵之。此詩非閑中題詠，殆被人占強韻令賦耳。” 哉字助也，亦難爲韻，昔有一長官，命權敦禮賦竹陣，占哉字。權曰：‘‘刃交風拂是，弓掛月生哉。’ 可同日而語。（崔滋，『補閑集』）

○ 前朝吳世才戟巖詩曰：‘北嶺石巉巖，傍人號戟岩。迥撞乘鶴晉，高刺上天咸。揉柄電爲火，洗鋒霜是鹽。何當作兵器，敗楚亦亡凡。’ 其押韻甚巧。（李晬光，『芝峯類說』）



㉔ 用事와 新意로 優劣을 겨루다 - 李仁老 : 李奎報

① 李學士眉叟曰：“吾杜門讀黃·蘇兩集，然後語適然韻鏘然，得作詩三昧。” 文順公曰：“吾不襲古人語，創出新意。” 時人聞此言，以爲兩公所入不同，非也。其壺奧雖異，所入皆一門。何也？學者讀經史百家，非得意傳道而止，將以習其語效其體，重於心熟於工。及賦詠之際，心與口相應，發言成章。故動無生澁之辭，其不襲古人，而出自新警者，唯構意設文耳。兩公所云不同者，殆此而已。

詩文以氣爲主，氣發於性，意憑於氣，言出於情，情卽意也，而新奇之意，立語尤難，輒爲生澁。雖文順公，遍閱經史百家，熏芳染彩，故其辭自然富艷。雖新意至微難狀處，曲盡其言，而皆精熟。嘗賦明皇念奴云：

帝意方專眷玉環， 尙知嬌艷念奴顏。
若均寵幸分人謗， 老羯何名敢作難。⁵³⁾

雖使古人，幸出此新意，其立語殆不能至此工也。

夫才勝其情，則雖無佳意，語猶圓熟，情勝其才，則辭語鄙靡，而不知有佳意。情與才兼得，而後其詩有可觀。…… 李眉叟少年時，所作「送春詩」·「孤石碧蘿亭詩記」，無不膾炙人口，以此名爲獨步。及爲翰林以後，見從前所作甚鄙之，人有言者，輒慚慙皆焚之，不編於家集中。文順公常謂人曰：“吾平生所作，隨歲而進，去年所作，今年視之，可笑，年年類此。” 凡公少年時，走筆立書，略不構思。其語或有近於時體者，則人皆傳寫以頌之。至於老貴閑吟，徐詠覃思，造語之作，學者罕能悅其味。然則知詩之難，難復難矣。（崔滋，『補閑集』）

53) 李奎報, 『東國李相國前集』 권4, <開元天寶詠史詩[四十三首]>, <念奴>. “[遺事曰: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, 未嘗一日離帝左右. 每執板當席, 顧眄左右, 帝謂妃子曰: ‘此女妖艷, 眼色媚人. 每轉聲歌喉, 則聲出於朝霞之上, 雖鍾鼓箏箏嘈雜而莫能遏.’ 宮妓中帝之鍾愛也.] 帝意方專眷玉環, 尙知嬌艷念奴顏. 若均寵幸分人謗, 老羯何名敢作難.”

② 凡用故事不同，或名號或言行。大抵用事之聯，罕有新意，唯假借爲用，如有新意，然失實。眉叟云：

老去陶潛方止酒， 慵多杜叟不梳頭。

此用古人名。

又云：

附熱肯追冰氏子， 絕交偏恨孔方兄。

此假用名。

又云：

要作洞中秦博士， 何須墓上漢征西。

用古人官。

皇祖云：

冰廳掛鏡容寒士， 霜署提綱激暖卿。

假用官名。

文順公云：

[古來達士貴知微， 田園將蕪何日歸。

莫問纍纍兼若若， 不曾是是况非非。]

墮車醉者只全酒， 把甕丈人寧有機。

[禦寇南華如可作， 吾將問道一摳衣。] 54)

用古人語。

皇祖云：

薄宦一生誰得鹿， 故人千里子知魚。

借用古人語[得鹿之語，非指薄宦，知魚之說，不關故人，此皆借用。]

54) 李奎報, 『東國李相國前集』 권10, <辛酉五月, 草堂端居無事, 理園掃地之暇, 讀杜詩, 用成都草堂詩韻, 書閑適之樂.[五首]> 5首 : 『東文選』 권14, 李奎報, <辛酉五月, 端居無事, 和子美成都草堂詩韻> 5首.

文順公云：

[不把餘愚汙及溪， 幽栖粗免宦途迷。
披襟快得風來北， 隱几從教日向西。]
世味淺深曾染指， 人生得失已忘蹄。
[半窻林影搖森翠， 讀罷書頭落鷺泥。]⁵⁵⁾

染指，借用古人事[與上知魚，借用語同.]，忘蹄，借用古人語。詩家貴借用，然用之不工，則意反而語生。(崔滋，『補閑集』)

③ 先輩有以文名世者某某等七人，自以爲一時豪俊，遂相與爲七賢，蓋慕晉之七賢也。每相會，飲酒賦詩，旁若無人，世多譏之，然後稍沮。時予年方十九，吳德全許爲忘年友，每携詣其會。其後德全遊東都，予復詣其會，李清卿目予曰：“子之德全，東遊不返，子可補耶？”予立應曰：“七賢豈朝廷官爵，而補其闕耶？未聞嵇阮之後，有承之者。”闔座皆大笑。又使之賦詩，占春人二字，予立成口號曰：“榮參竹下會，快倒甕中春。未識七賢內，誰爲鑽核人。”一座頗有愠色，卽傲然大醉而出。予少狂如此，世人皆目以爲狂客也。(李奎報，『東國李相國前集』 권21(『東文選』 권96)，<七賢說>)

<參 考>

○ 先輩有以文名世者七人，自以爲一時豪俊，遂相與爲七賢，蓋慕晉之七賢也。每相會，飲酒賦詩，旁若無人，世多譏之。時余年方十九，吳德全許爲忘年友，每携詣其會。其後德全遊東都，余復詣其會，李清卿目

55) 李奎報，『東國李相國前集』 권10，<辛酉五月，草堂端居無事，理園掃地之暇，讀杜詩，用成都草堂詩韻，書閑適之樂。[五首]> 3首：『東文選』 권14，李奎報，<辛酉五月，端居無事，和子美成都草堂詩韻> 3首。

余曰：“子之德全，東遊不返，子可補耶？”余立應曰：“七賢豈朝廷官爵，而補其闕耶？未聞嵇阮之後，有承之者。”闔座皆大笑。又使之賦詩，占春人二字，余立成口號曰：“榮參竹下會，快倒甕中春。未識七賢內，誰爲鑽核人。”一座頗有愠色，卽傲然大醉而出。余少狂如此，世人皆目以爲狂客也。（李奎報，『白雲小說』）

○李文順奎報，少以文章自負。時李仁老·吳世材·林椿·趙通·皇甫抗·咸淳·李湛之等，稱爲七賢，飲酒賦詩，旁若無人。世材死，湛之謂奎報：“子可補耶？”奎報曰：“七賢豈朝廷官爵，補其闕耶？未聞嵇阮之後，有承之者。”又令，口號云：“不知七賢內，誰爲鑽核人。”一坐有愠色。（徐居正，『東人詩話』）

○高麗李仁老·吳世才·林椿·趙通·皇甫抗·咸淳·李湛之等，自以爲一代豪俊，結爲友，稱七賢，飲酒賦詩，旁若無人。世才死，湛之謂李奎報曰：“子可補耶？”奎報曰：“七賢豈朝廷官爵，而補其闕耶？未聞嵇阮之後，有承之者。”皆大笑。又令賦詩，奎報口號云：“未識七賢內，誰爲鑽核人。”一座皆有愠色。其所謂七賢者，皆應浮浪之人也。（李德懋，『耳目求心書』）

④ 李眉叟<明妃長篇>，略云：

早年若貯黃金屋，	一笑聲中漢業空。
不教尤物留帝側，	延壽錯畫真是忠。
文順公云：	
若將一女使和隣，	何恨胡沙委玉人。
狼子貪婪終莫厭，	可憐虛辱後宮嬪。 ⁵⁶⁾

56) 李奎報，『東國李相國前集』 권10, <王明妃[二首]>. “若將一女便和隣，何恨胡沙委玉人。狼子貪婪終莫厭，可憐虛辱後宮嬪。”

前詩弄天機，後詩言人情。

文順公蟬云：

不敢傍古柳，	恐驚枝上蟬。
莫教移別樹，	好聽一聲全。 ⁵⁷⁾

眉叟詩：

飲風真自虛，	吸露亦至潔。
何事趁秋晨，	哀哀聲不絕。

眉叟詩言蟬甚詳，文順公言簡意新。（崔滋，『補閑集』）

⑤ 文烈公<和慧素師猫兒>云：

螻蟻道存狼虎仁，	不須遣妄始求真。
吾師慧眼無分別，	物物皆呈清淨身。

文順公<蟾>⁵⁸⁾云：

癩磊形可憎，	爬齟行亦澁。
群蟲且莫輕，	解向月中入。

眉叟<蟻>云：

身動牛應鬪，	穴深山恐頹。
功名珠幾曲，	富貴夢初回。

文順公形容甚工，李學士句句皆用事，文烈公寄意浮屠，言理最深。大抵體物之作，用事不如言理，言理不如形容。然其工拙，在乎構意造辭耳。（崔滋，『補閑集』）

57) 李奎報，『東國李相國前集』 권2, <園中聞蟬[二首]>. “不敢傍高柳，恐驚枝上蟬。莫教移別樹，好聽一聲全。”

58) 李奎報，『東國李相國前集』 권3, <群蟲詠>, <蟾>.

㉞ 詩才로 危機를 벗어나다 - 李齊賢 : 李穡

㉞ 古人稱杜甫，非特聖於詩，詩皆出於憂國憂民，一飯不忘君之心，如避地鄜州達行在，間關崎嶇。其〈哀王孫〉⁵⁹⁾·〈悲陳陶〉等篇，可見其志之所存。大元至治中，高麗忠宣王，被讒竄西蕃，益齋李文忠公，萬里奔問，忠憤藹然。如

寸腸冰雪亂交加，	一望燕山九起嗟。
誰謂鱸鯨困螻蟻，	可憐蟻虱訴蝦蟆。
才微杜漸顏宜赭，	責重扶顛髮已華。
萬古金滕遺冊在，	未容群叔誤周家。 ⁶⁰⁾

又

咄咄書空但坐愁，	式微何處是菟裘。
十年艱險魚千里，	萬古升沉貉一兵。
白日西飛魂正斷，	碧江東注淚先流。
滿門簪履無鷄狗，	飽德如吾死合羞。 ⁶¹⁾

等篇，其忠誠憤激，杜少陵不得專美於前矣。(徐居正，『東人詩話』)

<參 考>

○ 凡詩用事，當有來處。苟出己意，語雖工，未免砭者之譏。高麗忠宣王入元朝，開萬卷堂，學士閻復·姚燧·趙子昂，皆遊王門。一日王占一聯云：‘鷄聲恰似門前柳。’諸學士問用事來處，王默然。益齋李文忠公從傍即解曰：“吾東

59) 杜甫，『杜少陵詩集』 卷4，〈哀王孫〉。

60) 李齊賢，『益齋亂藁』 卷2，〈黃土店[聞上王見讚，不能自明.]〉 3首：『東文選』 卷15，李齊賢，〈黃土店[聞上王見讚，不能自明.]〉 3首。

61) 李齊賢，『益齋亂藁』 卷2，〈黃土店[聞上王見讚，不能自明.]〉 2首：『東文選』 卷15，李齊賢，〈黃土店[聞上王見讚，不能自明.]〉 2首。

62) 韓愈，『韓昌黎集』 卷5，〈聽穎師彈琴詩〉 5句。

人時，有‘屋頭初日金鷄唱，恰似垂楊裊裊長。’以鷄聲之軟，比柳條之輕纖。我殿下之句，用是意也。且韓退之琴詩曰：‘浮雲柳絮無根蒂。’⁶²⁾則古人之於聲音，亦有以柳絮比之矣。”滿座稱嘆。忠宣詩，苟無益老之救，則幾窘於砭者之鋒矣。(徐居正，『東人詩話』)

○高麗忠宣王入元朝，開萬卷堂，學士閻復·姚燧·趙孟頫，皆遊王門。一日王占一聯云：‘鷄聲恰似門前柳。’諸學士問用事來處，王無以應。李文忠公齊賢從旁即解曰：“吾東人詩，有‘屋頭初日金鷄唱，恰似垂柳裊裊長。’以鷄聲之軟，比柳條之纖。我殿下詩，用此意也。且韓退之琴詩曰：‘浮雲柳絮無根蒂。’則古人之於聲音，亦有以柳絮比之矣。滿座稱嘆。蒼卒詭語，以解王窘，可謂華國。(李德懋，『清脾錄』)

② 人言：崔猊山悉抹益齋詩卷，只留

紙被生寒佛燈暗， 沙彌一夜不鳴鍾。

應嗔宿客開門早， 要見庭前雪壓松。⁶³⁾

益齋大服，以爲知音，此皆過辭也。益齋詩，好者甚多，如和烏棲曲及〈澗池〉⁶⁴⁾等古詩，俱逼古，諸律亦洪亮。至於小作詠史，如

[漢月依依照露盤， 金人獨自淚闌干。]

誰知鄴下荀文若， 永愧遼東管幼安。⁶⁵⁾

如

[論功豈啻破強吳， 最在扁舟泛五湖。]

不解載將西子去， 越宮還有一姑蘇。⁶⁶⁾

如

63) 李齊賢，『益齋亂藁』 권3, <山中雪夜> : 『東文選』 권21, 李齊賢, <山中雪夜>.

64) 李齊賢, 『益齋亂藁』 권1, <澗池>.

65) 李齊賢, 『益齋亂藁』 권2, <鄴城>.

66) 李齊賢, 『益齋亂藁』 권3, <范蠡>.

[美壤每每接大行, 東秦右臂北燕吭.]

劉郎自愛蠶叢國, 故里虛生羽葆桑.⁶⁷⁾

此等作俱入窾發前人未發者, 烏可小看? 此亦英雄欺人, 不可盡信. (許筠, 『惺叟詩話』)

<參 考>

○ 益齋<山中雪花>詩: ‘紙被生寒佛燈暗, 沙彌一夜不鳴鍾. 應嗔宿客開門早, 要着庭前雪壓松.’ 能寫出山家雪夜奇趣, 讀之令人沆瀣, 生牙頰間. 崔拙翁嘗曰: “益老半生詩法, 盡在此詩.” (徐居正, 『東人詩話』)

○ 李益齋詩: ‘紙被生寒佛燈暗, 沙彌一夜不鳴鍾. 應嗔宿客開門早, 要看庵前雪壓松.’ 此詩蓋用李商隱詩: ‘爐烟銷盡寒燈暗, 童子開門雪滿松.’ 而語尤佳絕, 謂之青出於藍可也. (李睟光, 『芝峯類說』)

○ 李齊賢詠范蠡詩曰: ‘論功豈啻破強吳, 最在扁舟泛五湖. 不解載將西子去, 越宮還有一姑蘇.’ 其意甚新. (李睟光, 『芝峯類說』)

○ 李齊賢聞淮安君出家詩曰: ‘火中良玉水中蓮, 半夜踰城去杳然. 雲衲換來新面目, 綠窓啼盡短因緣.’ 云云. 按淮安大君, 益齋友壻也. 前朝時王子多被緇爲僧, 故其詩如此. 半夜踰城, 按佛說, 釋迦以王子, 夜半踰城入雪山修道云, 蓋用此也. (李睟光, 『芝峯類說』)

○ 李齊賢聞淮安君出家詩曰: ‘火中良玉水中蓮, 半夜踰城去杳然. 雲衲換來新面目, 綠窓啼盡短因緣.’ (洪萬鍾, 『詩評補遺』)

③ 李牧隱務, 稼亭之子也. 繼其父, 登第於中朝, 名動天下. 授翰林知制誥, 歐陽玄見而輕之, 作一句嘲曰:

67) 李齊賢, 『益齋亂藁』 권2, <涿郡>.

獸蹄鳥跡之道， 交於中國。

牧隱應聲曰：

鷄鳴狗吠之聲， 達于四境。

歐頗奇之，又吟一句曰：

持盃入海知多海。

牧隱即對曰：

坐井觀天曰小天。

歐大驚曰：“君天下奇才也。” 其入觀大明殿詩：

大闢明堂曉色寒， 旌旗高拂玉闌干。

雲開寶座聞天語， 春滿金卮奉聖歡。

六合一家堯日月， 三呼萬歲漢衣冠。

不知身世今安在， 恐是青冥控紫鸞。⁶⁸⁾

詞極典麗，可為唐人早朝之亞。(洪萬鍾, 『小華詩評』)

< 參 考 >

○ 牧隱初入元朝， 文士稍輕之嘲曰：“持杯入海知多海。” 牧隱應聲曰：“坐井觀天曰小天。” 嘲者更不續。嘗謁歐陽學士玄得印可。牧老晚有詩云：‘衣鉢誰知海外傳， 圭齋一語尚琅然。 邇來物價皆翔貴， 獨我文章不直錢。’⁶⁹⁾ 蓋嘆晚節之蹭蹬也。(徐居正, 『東人詩話』)

○ 文靖入元， 中制科應奉翰林， 歐陽圭齋[玄]·虞道園[集]輩， 皆推獎之。 圭齋嘆曰：“吾衣鉢當從海外傳之於君也。” 其後文靖困於王氏之末， 流徙播遷， 門生故吏， 皆畔而下石。 公嘗作詩曰：‘衣鉢當從海外傳， 圭齋一語尚琅然。 近來物價俱翔貴， 獨我文章不直錢。’ 蓋自傷其

68) 李穡, 『牧隱詩藁』 卍2, <天壽節日, 臣穡從本國進表陪臣, 入觀大明殿> : 『東文選』 卍16, 李穡, <天壽節, 入觀大明殿>.

遭時不淑也。(許筠, 『惺叟詩話』)

○ 牧隱詩曰: ‘邇來物價皆騰湧, 獨我文章不直錢.’ 又曰: ‘詩書未必皆君子, 卿相由來起匹夫.’ 70) 蓋傷時之作也. 按恭愍時, 諫臣上言, 白丁驟拜卿相, 阜隸濫處朝班是矣. (李睟光, 『芝峯類說』)

○ 李牧隱詩: ‘衣鉢當從海外傳, 圭齋一語尚琅然.’ 元史亦云: 歐陽玄之文, 何可得也? 其稱許如此, 恨不得見其遺集也. (李瀼, 『星湖僊說』)

④ 牧老題<浮碧樓>詩:

昨過永明寺,	暫登浮碧樓.
城空月一片,	石老雲千秋.
麟馬去不返,	天孫何處遊.
長嘯倚風磴,	山青江自流.

景泰初, 倪侍講登浮碧樓, 讀此詩歎曰: “惜不得與此人同時也.” 其後華使之來, 觀察使例去本國之人作, 故此詩亦不得留. 嘉靖年間, 龔雲岡謁箕子廟, 讀春亭所製碑銘, 屢加稱美, 牧老之詩, 豈下於春亭之碑乎? 恨不使雲岡輩見之, 而碑亦非詩板之易去者, 得遇賞於雲岡耳. 余竊謂: 文章論其工拙而已, 而必拘以中國也. (魚叔權, 『稗官雜記』)

<參 考>

○ 李文靖 ‘昨過永明寺’ 之作, 不雕飾, 不探索, 偶然而合於宮商, 詠之神逸. 許穎陽見之曰: “你國亦有此作耶?” 其浮碧樓大篇, 其曰: ‘門端尚懸高麗詩, 當時已解中華字.’ 者, 雖藐視東人, 亦服文靖之詩

69) 李穡, 『牧隱詩藁』 권13, <紀事> 1首.

70) 李穡, 『牧隱詩藁』 권7, <自詠> 3-4句.

也。(許筠,『惺叟詩話』)

○ 牧隱浮碧樓詩: ‘昨過永明寺, 今登浮碧樓. 城空月一片, 石老雲千秋.’ 倪天使謙, 頓足稱賞. 朱太史之蕃之來東也, 西垞柳根, 爲遠接使, 許筠爲從使官. 太史問曰: “道傍館驛壁版, 何無貴國人作?” 筠對曰: “詔使所經, 不敢以陋詩塵覽, 故例去之.” 太史笑曰: “國雖分華夷, 詩豈有內外? 况今天下一家, 四海皆兄弟, 俺與君, 俱爲天子臣庶, 詎可以生於中國自誇乎?” 到平壤, 見牧隱 ‘長嘯倚風磴, 山青江自流.’ 之句, 終日吟咀, 不作一詩曰: “日日得如此詩以進, 則吾輩可息肩矣.” (李德懋,『清脾錄』)

⑤ 牧隱<貞觀吟>, 豪健快壯. 其一聯曰:

[晉陽公子結豪客,	風雲壯懷滿八極.
赫然一起揮天戈,	隋堤楊柳無顏色.
已踵殷周成武功,	宜追虞夏敷文德.
持盈守成貴安靖,	好大喜功多反側.
三韓箕子不臣地,	置之度外疑亦得.
胡爲至動金玉武,	嚙枚自將臨東土.
貔貅夜擁鶴野月,	旌旗曉濕雞林雨.]
謂是囊中一物耳,	那知玄花落白羽.
[鄭公已死言路澁,	可笑豐碑蹶復立.
回頭三叫貞觀年,	天末悲風吹颯颯.]

玄花言其目, 白羽言其箭. 世傳唐太宗伐高麗, 至安市城, 箭中其目而還. 考『唐書通鑑』, 皆不載此事. 雖有之, 當時史官, 必爲中國諱, 無怪乎其不書也. 但金富軾三國史亦不載, 未知牧老何從得此. (徐居正,『東人詩話』)

<參 考>

○ 李文靖公穉<貞觀吟>曰：‘謂是囊中一物耳，那知玄花落白羽.’
玄花言其目，白羽言其箭。世傳唐宗伐高麗，至安市城，箭中其目而還。
考『唐書通鑑』，皆不載。但柳公權小說，太宗初見延壽惠真，率渤海軍，
布陣四十里，有懼色，亦未有言其中傷者。居正意以謂：當時雖有此事，
史官必爲中國諱，毋怪乎其不書也。但金富軾三國史亦不載，未知牧老
何從得此。(徐居正，『筆苑雜記』)

○ 李牧隱<貞觀行>曰：‘那知玄花落白羽.’ 謂唐太宗東征時被箭傷
眼也。此事雖不載於諸史，而牧隱遊學于元朝，必詳聞其事而乃有云云，
必非孟浪語耳。(李晬光，『芝峯類說』)

○ 牧隱李公穉<貞觀吟>曰：‘爲是囊中一物爾，那知玄花落白羽.’
玄花言其目，白羽言其箭。…… 唐太宗動天下之兵，不得志於彈丸小
城，蒼黃旋師，其跡可疑，金富軾只惜其史失姓名。蓋富軾爲三國史，只
就中國史，書抄謄一番，以作事實。至引柳公權小說，以證駐驛之被圍，
而唐書及司馬通鑑，皆不見錄，則疑其爲中國諱之。然至若本土舊聞，
不敢略載一句，傳信傳疑之間，蓋闕如也。(朴趾源，『熱河日記』)

○ 三淵送老稼齋入燕詩曰：‘千秋大膽楊萬春，箭射虬髯落眸子.’ 案
安市城主爲楊萬春，出於唐書演義，好事者爲之作姓名，不足取信，詳見
月汀雜錄。徐四佳云：牧隱貞觀吟曰，‘謂是囊中一物耳，那知玄花落白
羽.’ 玄花言其目，白羽言其箭。世傳唐太宗伐高麗，至安市城，箭中其
目而還。考『唐書通鑑』，皆不載。當時史官，必爲中國諱，無恠其不書也。
但金富軾三國史，亦不載，未知牧老何從得此。(李德懋，『清脾錄』)



㉘ 스승의 말 한마디에 원한을 품다 - 李崇仁 : 鄭道傳

① 李陶隱崇仁與三峯鄭道傳，同師牧隱，才名相埒。然牧老每當題評，先李而後鄭。嘗稱陶隱曰：“此子文章，求之中國，不多得也。”一日，牧隱示陶隱所作嗚呼島詩，極口稱譽。間數日，三峯亦作嗚呼島詩，謁牧隱曰：“偶得此詩於古人集中。”牧隱曰：“此真佳作。然君輩亦裕爲之，至於陶隱詩，不易得也。”三峯自此積不平，後爲柄臣，令其私人，出宰陶隱所配邑，杖殺之，嗚呼島之詩，蓋爲禍崇。陶隱詩曰：

嗚呼島在東溟中，	滄波渺然一點碧。
夫何使我雙游零，	祇爲哀此田橫客。
田橫氣槩橫素秋，	義士歸心實五百。
咸陽隆準眞天人，	手注天潢洗秦虐。
橫何爲成不歸來，	怨血自污蓮花鏢。
客雖聞之爭奈何，	飛鳥依依無處托。
寧從地下共追隨，	軀命如絲安足惜。
同將一刎寄古嶼，	山哀浦思日色薄。
嗚呼千載與萬古，	此心菀結誰能識。
不爲轟霆有所洩，	定作長虹射天碧。
君不見古今多少輕薄兒，	朝爲同胞暮仇一敵。 ⁷¹⁾
悲惋激烈，吊慰兩盡。	

三峯鄭道傳嗚呼島詩曰：

曉日出海赤，	直照孤島中。
夫子一片心，	正與此日同。

71) 李崇仁, 『陶隱集』 권1, <嗚呼島[一名半洋山]> : 『東文選』 권8, 李崇仁, 『<嗚呼島>』.

[按後人評曰：此四句沈雄磊落，想見田橫精氣上徹霄漢.]

相去曠千載，
毛髮豎如竹，
嗚呼感予衷。
凜凜吹英風。⁷²⁾

盖欲壓倒陶隱，而憤其不逮，卒以此害之。此與汝復作空樑落燕泥，何異？
吁亦險矣。

(洪萬鍾, 『小華詩評』)

<參 考>

○ 李陶隱·鄭三峯，齊名一時，李清新高古而乏雄軍，鄭豪逸奔放而少鍛鍊，互有上下。然牧老每當題評，先李而後鄭。一日，牧隱見陶隱嗚呼島詩，極口稱譽。間數日，三峰亦作嗚呼島詩，謁牧老曰：“偶得此詩於古人詩藁中。”牧隱曰：“此真佳作。然君輩亦裕爲之，至如陶隱詩，不多得也。”後三峰當國，牧隱屢遭顛躓，僅免其死，陶隱終蹈其禍。論者以謂未必非嗚呼島詩爲之崇也。(徐居正, 『東人詩話』)

○ 鄭道傳與李陶隱崇仁，同師牧隱，才名相埒，而定向異，道傳積不平。及我朝受命，道傳爲柄臣，令其私人黃居正，出宰陶隱所配之邑，杖殺之，甚矣，小人之用心也。未幾，道傳與於芳碩之亂，身首橫分，居正亦以道傳門客，忤太宗大王，特削勳籍，至今未敘。其子孫上言訴冤，而士論不許，不得復。道傳之禍，烈於崇仁，崇仁之名，光于後世，天道不僭，足以戒後來之小人哉。(申欽, 『象村雜錄』)

○ 李陶隱嗚呼島詩，牧隱推轂之，以爲可肩盛唐。由是，不與三峯相善，仍致奇禍。頃日朱太史見此作，亦極加嗟賞。其‘山北山南細路分，松

72) 鄭道傳, 『三峰集』 권1, <嗚呼島弔田橫[奉使雜錄○甲子秋, 公以典校副令, 從聖節使鄭夢周入明.]> : 『東文選』 권5, 鄭道傳, <嗚呼島弔田橫>

花含雨落紛紛。道人汲井歸茅舍，一帶青煙染白雲’之作，何減劉隨州耶？（許筠，『惺叟詩話』）

○ 李陶隱崇仁作嗚呼島詩，李牧隱穡書之壁上，詠嘆不已，每曰：“求之中國，不易得。” 鄭道傳性猜愎，厭其言。嘗用盡心力作嗚呼島，密令刊刻，印于唐紙，如古書落簡者然。待過數年後，示之牧隱曰：“疇昔吾公見陶隱之詩，推許甚過。僕於陳編中，得見此作，似甚奇古，豈翅陶隱之詩耶？” 牧隱讀下一遍，徐曰：“此作何敢比論於陶隱乎？” 道傳曰：“然非今世人所可及。” 牧隱曰：“公輩亦可能矣。” 道傳大慙而退。革命之後，陶隱被削職，流寓陰竹。道傳囑其道方伯，假稱匿接閑民，以大杖擊七十，遂死。蓋由詩名在己上而洩之，小人情狀，可不痛哉？此言曾於尹海平月汀爺聞之。（梁慶遇，『霽湖詩話』）